



温馨一束永难忘

○周雪漪（1960 水利）

“拉我们一把”

我名叫“雪漪”，两个字与“水”都有缘，考进清华动力类便以第一志愿选择了水动专业。听水利系主任介绍说“这专业牵涉到水、机、电三大行业，某种意义上是培养总工程师的专业”，不免沾沾自喜。谁知一开学就觉得课程多、负担重，我的动手能力又较弱，一碰到机械制图、学钳工锉个平面等，就有些困难。再加上一开始说不好普通话和过去六年女中生活的影响，使我有点躲避与男同学交往；又不小心被偷了两次，更增添了不少烦闷。看看周围的女同学，似乎大家心情也有些低落。这与动 02 班积极向上、努力争取先进集体的气氛不大协调，心想我们女同学可别拖了后腿。凑巧这时班上要我写一篇墙报稿，于是我就写了《拉我们一把》的短文。



2012 年校庆、水电系成立 60 周年，动 02 校友在新清华学堂前。右 1 为周雪漪学长

没过几天，班上就组织了以“怎样尽快适应大学生活，搞好学习”为主题的班会，还请了兄弟班水 96 的学习尖子来交流经验。这次班会真像一场及时雨，浇得我清醒了过来。晚上我想了很久，想起了班级的各次活动和一些同学留下的印象：班干部汪广仁、田立言像老大哥似的谈吐；上海同学姚耀武、曾道先、邱熊飞的朝气蓬勃和幽默；班长张人范滔滔不绝的上海普通话，逗得人直笑；徐葆耕富有文学气息的发言，总是那么入情入味；秦惠承的四川话最难听懂，他说的俄语也不大能听清楚，但他在课堂上对俄语老师的提问，却一点也不胆怯，等等。与他们相比，我的心态差距怎么那么大啊！

于是我决定要加强自信，别人能做到的，我要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；虽然眼前语言、习惯等都有一些困难，但要有毅力去克服；学习方法也要作一些调整，要以各种方式与同学、老师多交流，要多看参考书，多做比较与总结，提高分析能力等。逐渐地我几乎像换了一个人，真的是被班集体“拉了一大把”。

在越剧《梁祝》中饰演梁兄

从中学起我就是越剧迷，但只会唱不会演。入学后第二年，在系迎新会上，朱大姐（朱爱菁，我们的政治辅导员）拉我在会上对唱了一段《梁祝》中的“楼台会”，她唱祝英台，我唱梁山伯。从此，班上的

□ 我与清华

同学就称呼我这个年纪最小的妹妹为“梁兄”，还鼓励我参加了学校文工团中的地方戏剧社。这个剧社里南方人不少，有越剧、黄梅戏、锡剧、民歌等四个组。越剧组最大，但缺小生，于是我一去就让我出演《梁祝》中“十八相送”的梁山伯，这也许是我同“梁兄”的不解之缘吧！校文工团乘来京的上海越剧团到清华演出之机，请她们对我们进行了辅导，这是我第一次学习走台步、摆手势。

1959年，清华文工团提出要大胆排演经典大剧目，给国庆十周年献礼。话剧团一马当先，决定排演《雷雨》。当时我已是地方戏剧社的社长了，在大家的积极推动下，勉强表示要排全本《梁祝》。对此，越剧组组员的热情要比我高涨，副社长杨和林更是主动承担了一切杂务，让我全力投入主角梁山伯的排演。他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，成立了乐队（由地方戏剧社各组支援）、舞台美术组（画布景，打字幕，到教授家借家具作道具等）、服装组（剧装租一些，买一些，自己动手做一些）、联络宣传组等。全社上下都在为《梁祝》尽心尽力，默默地做出奉献。

排演全本《梁祝》，角色安排怎么办？凑巧1959年新生中来了个赵超林，她是社会名人赵景深的女儿，演过昆曲，颇有戏曲功底，越剧也有基础，就请她来扮演祝英台。原来确定演祝英台的胡淑仙对此也乐意接受，并发挥她多面手的特点，改演了祝员外。曾与我配演过“十八相送”中祝英台的周忆琴，主动请缨演了我的师母。其他演员则由锡剧组补充。

我这个梁山伯纯属是赶鸭子上架。幸亏在1959年暑假回家时，拿了学校开的



1962年元旦，周雪漪演出越剧《梁祝》（饰演梁山伯），获得巨大成功

介绍信，到无锡市越剧团请求指导。他们派了两位台柱演员，指导了我“楼台会”一场戏。给他们报酬却分文不要，还说“清华大学看得起我们，我们哪能要钱！”他们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。后来在1978年，我在看香港电影《三笑》时，发现其中演唐伯虎的那位风流倜傥的小生，就是在无锡教过我越剧的向群。一位名演员，无偿辅导一个清华大学业余越剧爱好者，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吧。

由于时间紧迫，我们每个星期六都要集中，抓紧排演三个小时。校文工团话剧队、京剧队的同学也来帮忙，并提出意见建议。其中就有京剧造诣颇深的胡芝风，她后来拜在梅兰芳大师门下，成长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。大家各尽其职，互相切磋，和谐相处，团结奋进，真是其乐融融。

由于大家的努力和密切配合，《梁祝》演出效果不错，很快就收到了观众的一百多封来信，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鼓励。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和老师能看到我们的演出，后来，在我毕业前又演出了两次。在总结时大家畅谈了体会，都觉得这次演出是我们对越剧艺术很好的学习与体验，它

锻炼了我们的能力，陶冶了情操，提高了文化素质，而且结识了朋友，增强了集体观念，培养了团结合作的精神。

此时，我不禁想起了我在动02班最要好的女同学李欣仪，是她提醒我要合理地支配好时间，在参加较多的文工团活动同时，要尽量多地参加班级活动，努力做到学习、演出两不误。在那一年的“送西瓜运动”中，她给我送了个“大西瓜”，说我“不够任劳任怨；任劳还可以，任怨就差些了”。这些爱护、关切的话语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2010年，在老同学曾道先和夫人从加拿大回校的同学聚会上，朱大姐和我又唱了一曲“楼台会”。如今虽然年纪大了，底气不足了，但得到的掌声却更为热烈。老同学张庄还将这一段录了像，送给我留作纪念。

梅祖彦先生指导我毕业设计

1958年我调入了半工半读班，后来又回来与动02班一起补课，但做毕业设计晚了一年。我的毕业设计内容以水力机械为主，水工、水电为辅，最终由指导老师梅祖彦教授汇总把关。我很珍惜这次全过程的训练，比较早地就完成了所要求的全部成果，送交梅老师审核。

一天，梅老师亲自到宿舍找我，我立即跟他去了办公室，一看桌上已经摊好了我的毕业设计报告和所有图纸。梅老师就着这些材料一五一十地给我分析，指出哪儿需要修改，哪儿需要补充，还在报告上用红笔勾了出来，最后说：“报告书写得太潦草，应重抄；有一张图太脏，应重画。”见我面有难色，就严肃地说：“这不是件

小事，也不是要求太苛刻，这是每个清华学子必须有的认真态度。”我被说服并照这样做了，最后我的毕业设计答辩得了优秀。我从此更深地懂得了养成严谨的科学作风的重要性。

在我毕业前，梅老师又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。那时正逢困难时期，但他还拿出了水果和饼干招待我。在聊天中，他不断地让我吃一点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就吃了两块饼干，感到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食品，现在还回味无穷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梅老师成为九三学社的中央领导人，全国政协常委。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，对学术一丝不苟，指导学生孜孜不倦。他那么忙还主动每周抽出一两个晚上，义务给我们几个青年教师上英语课。1990年，他介绍我加入了九三学社。后来他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，肩上的责任更重了。他每年总要用一定时



1959年，周雪漪（右2）在水力实验馆（旧水实验室）做实验

□ 我与清华

间，在最基层的人群中进行调研，否则觉得没有发言权。有一次我问他对三峡工程项目的看法，他说：“三峡上马时必须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充分的科学论证，将足够的资料（包括正反意见）提供给人大代表，让他们充分讨论，这样的表决才具有科学性。”我很佩服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

梅老师退休后，我曾劝他写书，他说：“现在出书得先自己出钱，不好办啊！”

我和几个同学一起，正在为此筹款时，梅老师却因肺癌病倒了。最让我感到难受的是，梅老师临终的前几天，还专门坐车从医院回到清华大学来，可当时是“非典”时期，车子进不了校门，他只好请求司机绕着清华转了一圈。透过车窗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他曾生活、学习、工作过让他魂牵梦萦的清华园，算是满足了告别的心愿，然后默默地回去了。梅老师走了，但他的教导与身影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。

人生历练八十载

○倪桂樵（1963 动力）



倪桂樵
学长

回首走过的八十年生命历程，我眼前即刻浮现出一幕幕人生各个时期的场景。

我 15 岁时作为上海弄堂工厂里的一名童工学徒，走进了同济大学里的“工农速成中学”学习，然后又来到北京清华园大学殿堂里学习；从山东“潍柴动力”的

一名科技工作者，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攻克“T 704 工程”军工项目中的国产重型坦克大马力发动机研制任务；从退休前一名工业设计工程师，到退休后将近 20 年的余热发挥者，我先后在山东莱芜、泰安、烟台，浙江衢州、温岭，江苏常州、江阴华西村，陕西西安、宝鸡以及浙江余姚、慈溪等地的各类企业中，开发新产品并申报各种专利数十项。

我有幸进入过三所百年名校接受教育——余姚朗霞小学、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工农速中和北京清华大学。我 1949 年从朗霞小学毕业时，正逢新中国成立，当时幼小的我在脑海里就非常敬佩浙东游击队、新四军里的“三五支队”，何克希、谭启龙等老一辈的英勇事迹，他们带领广大群众赶跑了日本鬼子，解放了劳苦大众。由于家境贫寒，小学毕业后我在家待了一